荒原之旅

當我告訴一位英國友人我要去蘇格蘭的蒼穹島(Island of Skye) 的時侯，這位英國人用指頭封住自已的嘴，輕輕地說「噓，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你要去蒼穹島，我們絕不能讓大批旅客湧入那裡，尤其不能讓那位庸俗的美國人知道這個島。」

到英國去看荒原，似乎是個荒唐的主意。很多英國的小說中，常常會提到荒原，咆哮山莊是個最好的例子，男女主角常常在荒原中見面，書中也一再地描寫咆哮山莊附近的荒涼景色，簡愛是另一個例子，男主角眼睛瞎了以後，仍然對著荒原呼叫女主角的名字。即使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裡，很多故事也都發生在荒原裡，我們常常看到福爾摩斯來到一個鄉下的巨宅，晚上從臥室的窗中，可以看到濃霧正在慢慢地籠罩著外面的荒原，就在這個荒原裡，有人在策劃一個可怕的謀殺案。

英國的荒原當然不是什麼世界的名山大川，可是他最大的好處，是荒原仍然是荒原，對於我這種想逃離文明世界的人而言，英國的荒原仍然有他無比的吸引力。

只有五天的假期，我只好選了兩個荒原，一個是蘇格蘭西海岸的蒼穹島，一個是勃郎蒂姐妹 (咆哮山莊和簡愛的作者) 住過的哈華斯荒原。

到蒼穹島，大多數人都先到蘇格蘭最北的大城，印威內斯(Inverness) 我在晚上十點鐘左右才到印威內斯，找到了一家小旅館，旅館老闆一看就是那種蘇格蘭土生土長的人，紅圓的臉，一團和氣，他領我去一間閣樓似的房間，惟一的窗是一個天窗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滿天星斗，旅館老板說這旅館其實從前是他的家，他小時候就睡在這間房，他說可惜今晚不下雨，否則你可以聽到雨滴灑在屋頂和天窗的聲音，極有詩意。

到蒼穹島的火車一早六時四十五分離開，車廂裡只有兩個人，我和一位從澳洲來的化學教授，這位化學教授一定是個性情中人，他告訴我曾經專程從哥拉斯哥(Glasgow) 坐火車向西行，坐到盡頭以後再乘原車回去，他說他那次火車之旅，是在冬天，火車外都是蓋著雪的山和荒原，途中常有清澈見底的湖出現，將這些山反映在湖邊，夕陽西下時 ，美到了極點。

我們的火車，在大霧中離開了英威內斯城，依依稀稀地可以看到翠綠的牧場，雖然有霧，已經有人騎馬在原野中慢行。火車先往北開，因此在東方也正好在大霧上面昇起了紅紅的太陽、草原、樹叢，低頭吃草的牛羊，這種景色連續了一個小時之久。

英威內斯是個相當不錯的城市，附近原野稱不上什麼荒原，應該算是肥沃的農莊，越離開英威內斯，越靠蘇格蘭的海岸，蘇格蘭高地(Highland) 特有的荒涼景色就在車窗外展現出來。

在英國我們常看到大片草原，對於我們這種從城市來的人，這種草原已經夠賞心悅目了，可是這種草原一看就知道是有人照顧的，我就看到割草的自動化機器，真正的英國荒原，常常在較高的山嶺上，大都非常貧瘠，無法大規模地種植牧草，也不可能開發成森林，因此整個荒原上都覆蓋了野草和野花，使我百思不解的是這些野草並不亂長，他們貼著地長，簡直像我們在台灣故意種的朝鮮草，現在荒原上盛開一種叫做石南 (Heather)的野花，淡紫色的，整個蘇格的荒原上，現在幾乎全被這種盛開的野花所覆蓋著，沒有野花的地方，就被像絲絨般的綠草所覆蓋。

蘇格蘭的荒原的另一特色是多湖，不知何故，這些湖都是細長型的，兩旁常有高山、湖水永遠清澈見底。歐洲大陸也有有名的湖，可是這些湖都被商業化了，摩登的旅館會在湖邊出現，這種湖就不美了。蘇格蘭的湖邊不僅看不到什麼大旅館，連普通住家都不多，可是總會有一個古堡的廢墟座落在湖邊，黃昏的夕陽之下這些古堡替蘇格蘭的湖憑添了淒涼的美，難怪蘇格蘭的湖常常引起人們浪漫的遐思，羅

莽湖畔這首悅耳的蘇格蘭民謠因此風行了整個世界。

到蒼穹島的火車之旅在最後一段，就完全沿著一個湖緩緩滑行，有一個車站造在湖邊，車停了，火車上僅有的幾個旅客都下來散散步，連列車長也下來了，一直等到他一催再催，我們才上車，在這裡火車通了人性，會等這些想散步的旅客。

下了火車，有渡輪在等，免費的，大約有十輛汽車在渡輪上，步行的旅客只有我們二人。到了蒼穹島，一輛又老又舊的紅色公共汽車在等我們，我買了來回票，票子其實是一張收據，我這個人向來糊裡糊塗，一拿了就丟，怎麼樣也找不到，其實我後來在褲子後面的口袋裡找到了，賣票給我的司機叫我不要著急，他到了站以後，拿一張紙，寫上票價，簽了名，填上日期，這張簽了名的紙，後來果然有用。

可以作為回程票用。

蒼穹島的確是一個荒島，這裡只有一兩間好的旅館，這些旅館的造型像有錢人的家，島上有四百英里的道路，絕大多數的道路兩旁，都曠無人野，偶而可以看到一兩座白色的鄉村小屋，小屋外面永遠有個修整得極為美麗的花園，英國人喜歡種花，島上有一個很大的花圃，供應各種的花，每一個鄉村小屋花園裡之所以有這麼多盛開的花，其實不是他們自己種的，而是到花圃去買現成的。

蒼穹島的中央是山，而且是荒山，英國政府在這裡造了一些林，虧得沒有大規模地造林，否則蒼穹島就沒有那種蒼涼之美，也就因為這些山上沒有樹，只有青草和野花，再加上很多山都只是丘陵而已，蒼穹島最適合我們這種想爬山，又不能登高山的人，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一座山，就上去走走。

我來以前，知道蒼穹島上有一個叫做「史都老人」(Old Man in the Storr)的石柱，遠遠看看這根石柱像美國首都華盛頓紀念碑，可是卻直立在一座高山之上，這次我沒有時間爬上去，看來也不是那麼難爬，下次我一定要去試試看。

幾年前，我看過一步史恩康奈德演的電影，這個電影的外景全在蘇格蘭高地拍的，我這一次總算也在蒼穹島上登上了一個山頂，在我面前，蒼穹島的荒原一覽無遺，蘇格蘭人自稱蘇格蘭是蒼鷹仍然在飛的地方，可是我幾乎可以想像自已是一隻蒼鷹，因為我可以看得如此之遠，極目所望，看不到一個人，一輛汽車，甚至一幢房子，除了風聲以外，我也聽不到任可其他的聲音，大地一片靜寂。在我的心靈深處郤響起了英國民謠「但尼少年」(Danny Boy )，尤其其中「當山谷靜靜地覆上了層白雪那句話」最能描寫我當時的心情。

蒼穹島的回程公車上，只有我一個客人，我一面對著窗外令我無限懷念的荒涼景色說再見，一面想些話題和司機聊天。司機的駕駛座旁邊放了一盒巧克力糖，他看我好心和他聊天，請我吃了兩顆巧克力糖。

第二天，我告別了蘇格蘭，去拜訪勃朗特姐妹的故居，勃朗特姐妹至少有兩位是我們所熟知的，夏洛蒂勃朗特是「簡愛」的作者，愛米爾勃朗特是「咆哮山莊」的作者，他們的故居在英格蘭北部叫做哈華斯小鎮附近的荒原，是很多旅客喜歡去散步的地方。

去哈華斯，我要換幾次火車，最後一次火車的旅程，只有二十分鐘，卻是蒸氣火車這是整個英國碩果僅存的幾條蒸汽火車鐵路，車子奇舊無比，服務員、連司機在內，都是義工。他們向政府力爭要維持住這些蒸汽火車，雖然乘客已經不多，可是由於由義工來服務，居然也還能夠撐了下去。

使我感到感慨的是鐵路沿線的小火車站，雖然小到了極點，可是極為雅緻，火車站上仍然種滿了花，車站的燈飾也維持住當年的古典型式。

我走出了哈華斯車站，大約是晚上七點左右，發現街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好不容易找到幾個「臥床和早餐」(Bed and Breakfast) 的牌子，卻找不到主人。在英國旅行，大多數人喜歡住人家家裡，這些經過政府發給執照的家庭，在門口掛上「臥床和早餐」的牌子，一個旅客只收十五英鎊左右 (大約等於台幣六百六十元) ，除了臥室以外，還可以享受一頓熱騰騰的英國式早餐。我在失望之餘，忽然看到一個「小屋出租」的牌子，也看到有人在裡面吃晚飯，就硬了頭皮去敲門了。

應門的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，他們說他們的確有一幢小屋出租，可是都是租給一家人的，而且一租就租一週。所以對於我這個人只要住一個晚上，不免有點面有難色。可是經過我苦苦哀求以後，男主人說「我們總不能讓這個可憐的年青人 (我已五十三歲) 流浪街頭」，於是我總算找到了一間屋子過夜。

哈華斯小鎮是個典型英國美麗的小鎮，全鎮只有一條石舖的小街，兩旁的建築全是石造的古屋，連街燈也像古色古香的煤氣燈，雖然很美，可是入夜以後空盪盪的街上只剩下我一個人，小鎮旁荒原上的霧卻一陣陣地吹來，不禁使我想起了描寫英國謀殺案的電影 (我才看過開膛手傑克那部影片) 。

我租的小屋其實不小，樓下是起居室和飯廳，樓上有四間臥室，我糊裡糊塗地一個人住進了幢屋子，卻又想起了咆哮山莊裡荒野裡女主角鬼魂的呼叫聲，不禁害怕起來，入睡以前，我做了一件丟臉的事，我打開了走廊的燈，這樣總比整個屋子漆黑一片好。

哈華斯小鎮是當年勃朗特姐妹居住的地方，他們的父親是一位牧師，全家住的那幢石造的房子依然存在，已成為博物館。小鎮附近全是田野和荒原，因為地勢很高，當地風很大，入冬以後更是瀟瑟得緊，可是英國人偏偏喜歡到野外去散步，勃朗特姐妹們生前常常到附近的荒原去散步，我曾看過她們的傳記，發現他們全部英年早逝，好像都是死於肺炎 (或肺病) ，顯然在寒冷的天氣裡到荒原去散步，雖然可以得到文學上的靈感，可是對健康一定不太好，難怪我們的作家們很少去荒原散步了。

傳說愛彌兒勃朗特生前常沿著一條荒涼的步道去探訪一座農莊，這座農莊築在高地，附近儘是荒野，由於視野遼闊，愛彌兒一定喜歡來此尋求靈感，她的咆哮山莊就是根據這座荒原上的農莊而寫出來。

我到哈華斯，主要的目的就是去探訪那座農莊，農莊距離小鎮有五公里，必須步行才能到達，我一早到當地的旅客資料中心去拿了一張地圖，按著地圖去找，好在這條有名的勃朗特步道沿路有指標，除了英文以外，還有中文，不會迷路，可是只有我一個人，未免有些寂寞。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對老夫婦從反方向散步回來，趕快問他們咆哮山莊究竟在那裡，老人指給我看，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因為那座孤伶伶的農莊看起來遙遠得不得了，可望而不可及，老人看我有點心虛，立刻鼓勵我，「年青人，再走一小時就到了」，在洋老人面前豈可退縮，我只好硬著頭皮向前走去。

到了那座叫做勃朗特小橋的地方，我總算看到了一位白衣女郎，而且是東方人，在我前面一段路，這下我精神為之一振，加緊腳步趕去，沒有料到前面有一段筆直的山路要爬，這一段路爬下來，我己經氣喘如牛，半條命送掉，最糟糕的是那位白衣女郎和我的距離越來越遠。

這條步道一開始時還在牧場中穿過，路旁也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家屋，大約半小時以後，就完全是真正的荒原了，到了咆哮山莊，才發現這座農莊在山頂，雖然整個山谷都可以看得一清而楚，可是山谷裡沒有一幢房子，沒有一點人工的痕跡，看不完的紫色石南花在微風中搖擺，我不懂為什麼會有人在這裡造座農莊，惟一的理由恐怕就是要享受四週原野的靜寂，可是在秋冬這裡會被大雪覆蓋，再加上大風，住在咆哮山莊的主人必定喜歡與世隔絕，在我走完這一段路程的時侯，我內心裡暗暗佩服夏彌兒勃朗特，她這麼一位弱女子，居然常常花上幾小時在荒原中散步，她們三姐妹之所以能成為著名的作家，不知與她們的荒野散步有無關係。

在咆哮山莊，我找到了那位白衣女郎，是位日本人，虧得她幫我照了一張相，照相的時侯，一頭黑臉羊過來和我親熱(有照相為証)，使我感到溫馨無比。回程和這位年青的女孩子同行，她健步如飛，我兩度叫停，丟盡了臉，不過我比她大了三十歲，能在三小時走完十公里，已經算是不錯了。

告別了荒原，我回到了倫敦，脫下旅行時穿的流浪漢衣服，打上領帶，穿上西裝，恢復我名教授的身份，有模有樣地在旅館餐廳裡和其他幾位名教授吃晚飯，侍者禮貌之至，可是一點表情也沒有，菜肴精緻之至，可是一點味道也沒有，就在這個時刻，餐廳忽然播放了維瓦弟的「四季」，我的心又立刻飛回了微風輕拂的無邊荒原，我輕輕地告訴它們，只要你們一直是荒原，只要蒼鷹仍在盤旋，我一定會回來的。

親愛的讀者，如果你喜歡享受荒原之美，千萬不要告訴你庸俗的朋友，如果蒼穹島上有了希爾頓酒店和麥當勞，一切都完了。